罪惟錄

罪惟錄列朝逸傳卷之三十二

于子仁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有雋才、好異術、成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郡有豪人傷于帥、帥者、子仁命齎奉牒入山捕帥、卒狂不肯、子仁笞死之、吏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帥自來。但須為之導。果渴帥伏庭下、子仁厲聲責數杖帥百、撻帥、帥循故道入山去、久之、郡民以子仁妖術聞于朝、逮獄、數月瘐死、棄其屍、家人殯殮、成服、忽叩門逮歸、衆駭、曰吾以間去。何嘗死。竟不自匿、怨家鈇索繫之、且上聞、忽又脫去。不知所之。

論曰、武元驅甫李、在于仁昌縣知縣時、以事逮獄、昌樂

百姓赴京號闕、得陞莒州、有登泰山歌、事母至孝、卒官、

民祠祀之、

蘊琦張玫中許士哲徐存義孫堅倪泰馬名廣

洪武中、蘊琦以鄭州知州言時宜三事、一屯田。一積粟。以備邊寇。二選重臣。分鎮要害。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為三年事。張玫中以工部奉差上三事、一精擇御史。勵以激濁揚清之任。一積貯京師。外設常平倉。以防時值。一令北方裹氏自寬現擊。毋令有司加課。偽增郡績。為十年事。

許士哲以度作品大使、言治道十有四、內有簡精擇。以杜奸。賞戮崇廉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撤巳獲餘黨以絕後禍。在十七年、諸吏閱係。

徐存義以審氏縣主簿建言、稱都大梁。為洛陽。毋安江左。歲

守令之寄。陞黜之典。必以類行。備禮樂之器。倡優之奏。不可習用。

馮堅以南豐縣典史二十四年上九事。內頤養聖躬。廷。救王。失。察選有司。減省宦官。易將帥。禦戎。鑄錢。增置關隘。上以九事皆關政要。主擢左僉都御史。

倪蓋以白戶舍人言四事。內興學。華社學。勤耕。命吏貴清平軍事。

馬名廣以開元衛軍士請五事。遼東全衛。俱宜復舊。主學。移民墾土。分兵屯之。兵老無家丁。不令有司勾補。撤衛。收舊衛。以入壯京師。上但以工商不得入學為妄言。擢太和縣丞。

諭曰、國初講書人率以不見世為高、諸不讀書人欲出而經世。蓋中葉憾且為難矣。知州、及主簿、典史、以至大使、軍士、豈肯講貴明新之學者。而工部本嘉料非大吏。其所言皆關久長不拔之計。嗟乎、上勤撫綏而勵精自新、不以人廢言、古志之矣。

陳䢿

洪武丁丑、福建陳䢿、知其家語人曰、䢿如冠多如不祥、已儔臚為榜首、驚曰、䢿當之、知矣。上以北士不預、輦下定考劉三吾執獄、吏韓克忠為首、親批第三名尹昌隆、是秀才、忠謹、赦之。鄒與三、吾、對、面、變遲、死、責供三吾、供云、臣嘗赦援諸王子、故出煩雜對句、以苦幼學、又會云吾老人家、不耐與小廝口聒、罪冥坐、與史所云、追坐三吾胡藍之黨、又云鄒已戍、敍回授官、李殺之、冥不合。尹昌隆後在秉將之列、建文中疏請讓位、向來遜國諸臣、列有昌隆名、豈以但保全帝躬為當時要義乎。

論曰以義理北何遠不若若文辭南固優之此在預哉非一時之故也三害非有私則陳鄭何罪傳所以死耶竟是疑

沈萬三秀 弟萬四

沈富、字仲榮、行萬三、秀者如俗稱郎、稱官之比、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元末、父祐徙蘇之長洲東蔡村、勤治污萊、畜洩有法、致富不貲、貴之子漢傑又徙于化周莊、後萬三復徙南京、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乃其花園、洪武初、沈兄弟先。富。民。上稅萬石。白金五千。上命造軍營屋六百五十。又命分築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上欲犒軍、萬三請代軍一金。上曰無須。意以其富恐生變欲殺之、以皇后言且止、由是告訐者群至。上。益。惡。貧之。卒流雲南、其弟亦流湖州、久之、漢傑之子玠、以例從大戶為戶部

恭曹員外郎受官爵祿上器重之北是吳人陸道元富甲江南萬三為經紀其貸道元為甫里書院山長會群雄角起道元知幾盡以其貲付經紀二人曰非若心計不及此但須善全勿為衆虧一萬姓失其初一萬三也道元捨其宅名竹林寺身為黃冠師闢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營牒為道判觀在陳湖之上道元以是得善終楊循吉纂談載萬三遺宅在周莊屋敝猶存雖甚宏敞惟大松一云其遺植蓋萬四子漢傑所居也萬四又居黃墩相傳流所兩家子孫尚饒給不貧

風李

李青不知何許人太宗在藩邸秀寄跡燕市佯狂乞食人咸呼之為風李王聞召與語語不倫王不見責一日啓王明日臣生辰願邀三護衛飲秀貫王知為瘋語護衛多姑令數十人往秀出茅室無留賭安得壽前見曰秀方肥羹豚鷄享祖校以王遣使門外席地侍未歎秀持所烹燔各斟具拱手勞語之狂鬟須之遂采藉稭烟胃請校眠之為著淚諸以不飫一二飽請別去復拱手公等度秀能治款否蒙王愛享喫宍罪校遠入寔對王笑果風子時侯英王未貴方正笑秀狎從其後拍背三曰胡不速速張不知何

以淺、乃知其韻從韻多後也、嘗登主、西山四十里、有吉壤、
王寧有欲葬者乎、王惟其不祥、乃答、且曰殿下親母為祖、
曰己物故、葬其處矣、吾友請更葬、令聖夫墓、俗所云埋母
墳是也、

論曰、李秀當是請大運、而託之乎風、所云語不倫、不能
公聞、王不見責、慢其隱也、拍背稱英國、六節此意、異是、
王風之不自人口、猶子墳、其天壽山之第一破土歟

周砥陳體方戴附

周砥履道，一字迎之，自好博學，工文詞，薄遊無所遇，故與義興馬治善。治字孝常，舍砥金鵝山中，而謝病不見客。諸富人以孝常貴之也，盛具召砥，亦召孝常。孝常既至，候日晡不見砥。孝常自往迎砥，之為孝常色一至，諸客不歡，故讙譟酒半矣。孝常乃越代主人為壽。砥持觴不進，曰某無德乃諸君而飽我，不乃飽生多矣。夜半知不別。孝常竟歸矣。後與季迪仲載相和歡，書貼於工。亦善圖畫。已而又去之會稽。從於兵，其貽書孝常有云：時之方潰，士盡欲效其尺寸。思有所見，故伏戟結靴西馳者，或欲補既危之勢，於將頹

醫者也伏枕待斃奄馳者皆睥睨羣雄間欲以口舌說而中之以所欲者也砥遲之無所之游宗國而歸矣生以為其中豈有所不得已者然哉且今肅之隨世回面污行以諂曲取容排擯之所能也出萬分之一尚得當以効其所摩几者豈患無尺寸紀委而去之自絕於清水隈曲幽窅槁枯窮餓沒世而不見知而不悔乎則又未嘗有繫拘重攝所不能釋而留之斯又未足為負氣矜節者勸也嗟乎夏生視砥何者而可

陳蔣方字用剛性沉學好讀書嗜酒家貧落拓出游知好者醉之者置筆墨其旁唯所命之或口授左右錄書不能給嘗自謂

鄙生非狂陳生狂性不全醉不舉筆似天授酒中偶一技語
之曰若能與我詩百篇當醉若十日不醒遂去賦七十餘首
神索氣奪且死猶賦左右回抱掩若也挂息之蘇日始活
終身持筆而之酒所竟病酒卒人稱天全子
戴冠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為古文辭負氣矜伉無所有
可晚從文學掌故三原王恕撫吳時累薦之及恕在吏部
列十事皆加勸從恕為之改容降歎李東陽亦愛其文欲
薦之不及早卒疾革歎曰天夢夢耶世汨汨耶俄惟擁握
著作稿處辟萬乘由路耶已乎已乎豪傑磨死乎其志悲
憤陸粲敘之

論曰、祗嘗云蔡澤噤吟。尋繫于途。季子困于易水之上。而自信其畫。謂必可躋于當世。此亦勝焉而已。祗拓弛而豈工微摩者乎。倖方酒狂而已。則好為詭詞。禎欲冀醒天夢。可追發煙百分之一。而性殘猶淺。

徐孟晞鄒緝 王政

徐孟晞、江陰人、初為小吏、有德量。人餽以財。必問所從來。果出諸己者取十一二。若由假貸。不但不取。我反為周旋。衆感之、靖難中、擢兵部主事、歷侍郎、正統初征麓川、以功進尚書、雖尊貴。清儉自奉。若寒士。

鄒緝、永樂中官侍講、三殿災、緝言黜陟宜公。外夷朝貢之期宜限。營建工役宜恤。武備宜飭。漕運淮徐濟寧等處宜立數接運。時有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為刑科給事中。

論曰、孟晞齊介之遺。緝與政諫議之遺。

金庠　吳中

金庠者、吳人、宣德中、以進士歷御史、按察廣東、未完、嚴酷恣欲、嘗與一娼狎、京師、甯戴、名倡、韋之、庠父、猜密、上怒、輒羅其官、先是庠父以罪戍陝西、卒戍所、用錫匣盛骨、寄置山石之下、至是發之、一赤蜘蛛、在匣、疾走去、庠終刑部尚書、

吳中、宣廟中為工部尚書、娶于貴、惧内、欲娶妻數十人不得御、上嘗賜宴、命伶工作惧内劇以嘲之、一日上頒誥、妻亦謝恩、聽誥、問左右曰、吳中誥誥出御製乎、答曰、翰林官奉命代作、妻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誑誑、語篇中絕不見清廉

二學、請看諸松頭何日來、親友為開堂哭、

論曰、兩尚書庠與才、酷饕不足存、以見宣廟之日尚有之、前有之、不大異。

張勛

張勛字勉夫父給事中坐罪戍山西語勛汝讀書仕宦汝父得還矣勛勤苦以戍籍登進士巡按山西父得還鄉宣德中中使奉命至索鹿黑中使誅求横勛密奏與中使互劾中使進帰白上並訊坐中使極刑而勛以不省上旨杖三十仍賜酒一甌寵之詔獄久未釋會黑眚内攻釋勛往一言解之帰賜金帛賜宴仍主光禄事會中使欲冒支飲食下與中使面叱勛罵秀才又討死耶勛拗一杖笞中使十盂拗杖上賜也三楊恐勛久為中使所困出參政陝西

論曰、中使坐極刑，而前猶久詔獄，何也。使非黠桀，毋瘐死獄中，安得三法各與一杖。惜洪武之世不及也。

姚顯 楊浩

姚顯正統中太學生也疏論權監王振蓋造大興隆寺糜費民膏金碧要麗且曰佛本夷翟之人梁武之不終足為明鑒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廒之用留中蓋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矣

楊浩景泰中太學生也五年秋建興隆寺車駕擇日臨幸有司戒道浩上疏陛下即位之初首幸辟雍海內聞風欣頌今忽棄文教而崇婁羅之鬼豈足以風化天下時郎中章綸亦言之上為止幸會西也先殺其主而篡有其眾浩復請乘國使未還出其意撓邊兵挾搗之以報國讎論者

題之○不果行○

論曰、楊墨之無○孟子猶極論其害○不如釋氏上耳○禪之理或可存其教則似無楊墨之害○以中華而奉西土○不知釋之○遺其所生○存其恭而死無葬祭○忠孝二字棄之等此歷○二太學真讀書人是欲為臣子者○

白昂彭序陳音書狀

白昂、成化初爲刑科給事中、以災異、言事、謹命令以全
大信、修治化以止流民、禁苛征以甦民困、專委任以革民
弊、立期限以集庶物、止貢獻以息刁風、下諸司。
彭序、以戶科給事中疏十事、端身心、崇德行、急先務、却虛
名、簡大臣、勵節義、遵選法、均賦役、其于臨午。輕以。謫治理。
謹門禁、以防不虞、屯。捧貢獻司。
陳音、爲翰林編修時檢討張頓疏上、以事專責至躬、如濟恩
澤以廣淺謝、接群臣以察異政、節賞費以豐財用、去異端
以崇正道、上、但、下于所司。又科臣郭鏜、奏人主不受祥瑞之

貨。脩德弭災為急。忤旨。遂與號先之以經筵。便殿款訪。當
机速務。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看以是。又言異端勸正
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今釋佛子扶王真人者。無片長足
錄。而名位尊隆。賞與濫溢。妖異之作。氣不與存。伏乞奪其
爵賞。凡所請建寺觀者。悉罷之。以法。上不省。
盡璞、成化七年以養病進士、請如古帝王建設啓居律之。
官。即古左右史。人君言動。悉書之。凡百官與職。欲爲名、
而奸邪自不敢肆。上下所司。

論曰、昂、序、晉、璞、順、瓊、當成化中。所其切而不當也。賴
即無濟、而不可少此。言少此諫臣之言。

李興

李興以進士、成化時、出巡按陝西、斷一沉獄、有某巡檢者、任歸、覓其舊識主之、主人已死、有子亦死、止一寡媳存、以姻戚故、不能他主、媳乃移其姑臥與同榻、而空姑榻、宿巡檢夫婦、宿巡檢子于堂、是夜、巡檢夫婦被殺、其子訟姑媳于官、姑供有姦猾二舍、交月餘矣、官執二舍、重刑、具供、抵興錄囚、二舍呼冤、興疑之、語姑、若與奸同謀、無赦、則曾並持燭為之乎、凶器何在乎、姑曰、初雖與奸、未嘗見其貌、祗曾隔牆馬上瞥晤之、殺巡檢時、寔不知所以、此後亦絕、不一見矣、興曰、交一月、即不見其貌、身、豈無微瘢識之乎、姑

曰、記二舍左膊、有肉瘤、於是審勘二舍、肌潤無少瘡痍、與乃集一坊前後左右、合四十餘家、無弗至、共具甘結、係生理良民、與曰、汝等扶同、各與笞背、先從年壯少者起、見一屠者左膊、果肉瘤隆起也。一訊而服。二舍淂釋。寃淂奸故。楊二舍者、稍讀書、偶乘馬過墻外、嫂與姑方在後園、嫂語姑曰、他日淂嫁此郎足矣。姑笑而心動、時屠者以屠刀越墻、挑其竹笋、聞此言、直入姑寢、自承二舍、姑誤以為二舍也、及核楊、屠迹、楊中二人疑姑、他交、憤縊、二人死、姑寃不與也、屠既抵、姑法官賣、給。配。楊。二。舍。以。塞。其。無。端。桎。梏。之。苦。

論曰、李興以一節著、一事之以殺而得白也。豈可以不殺而得白也、獄有疑眼。乃史有釋眼。秉三尺者知之。

程敏政何文淵

程敏政少以奇童聞、英宗抱之膝、指陛下金杌賜坐、敏政趨下叩頭、上曰是子他日當以賢欺也、後以進士入翰林歷官、成化中且大拜、劉吉使其黨魏璞發敏政陰事、坐罷、尋結中官李廣等、復起、會邊帥以七千金託敏政上廣、廣別得罪自殺、乾沒、為債帥所困、遂有躪題徐經之事、為論事華昶所發、上意、不欲竟、閣擬詔衙門知道、敏政恃內閣援、索改擬、勘了來說、于是並逮經與唐寅、乃密諭法司稍假、不意經直承、寅亦不能異、法司、盛稱、狂生、妄言、輕給事、風聞、不的、寅既出口、必不能異、法司云、倘御問而若此、吾

輩且坐枉法將如何遂奏情詞不一乞勅午門親勘畢慮
天案引証同鄉舉子方學學受經賄對簿臣寔不知畢昊
引臣曲證之于是敏政得致仕寅經充都吏畢以發敏政
受金不寔論南太僕曲藩敏政慚恥金屑死自昔云生洛
黨之宗居偽學之里敏政生徽寔非而大子之族且偽學
何指其後降乩詩云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
又云迅雷不禁金縢惑紫電誰憐武庫才孟猶然自居洛
黨且以贈題為覺也按贈題係第三問倒愈程擬許魯齋
一段出劉靜修退齋記通場莫解獨經與寅合式儼敏政
消息樞疑。

何文淵、字 江西廣昌人、永樂中、以進士歷官溫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以病乞歸、代廟立、薦起為吏部侍郎、贊襄儲、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廣儲詔草、首句天降下民作之君、出陳循、曰父有天下傳諸子、出文淵、以當時在廷謂議論尤大、對偶最工、文淵顏德色、四年科道交章劾文淵貪婪奸邪嘗賄、下詔獄、文淵畏詔誣、乞矜憐、乃令致仕、後天順中貲易儲者咸有罪、忽訛傳陳都御史驚自縊死、同鄉侍郎揭稽奏子喬新死、其父喬新還評稽、代黃竑易儲作草、近遂以迹涉己、往雨釋之、李文達賢嘗云文淵在溫州、慮靜寡欲、一郡大治、侍郎刑部、有饋晉金者、抑之、好事

者立郝金鑑于刑部自陞尚書說譎之迹始露為堂諫公
論所不容蓋應于為郝時是其干進之媒也雖有喬新為
之子不能蓋其愆矣

論曰、程明道上不欲更而又案改擬何郝金以傳子句
蒙者而必引自功脫數政不力求句不至明金文淵不
能屈對下致引節嗟非天道好還自非之也播華景許
程、連景太中徐泰首鮮閑節敗露經其同族戚經之所
為泰敷之無疑程益而開門為市矣

洪鍾

崇仁洪鍾、生四歲、父朝京、以訓導入京、鍾從、朝京舟中與客奕、鍾在父懷諦視、指、父路獲勝、至臨清、起見坊額、遂能大書、宣廟聞之、召便殿、命書聖壽無疆四字、鍾握筆有態、詔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惟四字不習書也。遂錄凡登書上書、廩翰林讀書、陞父國子助教、以便撫其子。十八、登進士第、授中書、孝廟中歷官在蘇州、以湖河川開山、致損人命、被訐、奏不休、上燈閣名問、劉健曰、鍾少年敢任事、頗自愛、李東陽曰、可稱述儘多、上曰、大臣須剛正、有氣節、多以卑謟不足、鍾、但無指

寔不即退健對無值緯彈必形其跡使天下公非最善
上曰大臣曠職自宜顯黜示戒諸無寔皆面辦事捷又云
面看辦事許許之旨終屬鼓詞內有卓行似不能堪上笑
奈何曰只云然曰辦事上可復之鍾末二十年
論四鍾四歲便知尊君少年多負氣而習學漸見少當自父
朝示飛制第稅損恥釋癸以見帝從律不滯并見諸大臣
樊扶善類不惑衆射君臣吁咈良足追慕

陳琦孫鼎

陳琦以進士歷官僉事、有吏才、法行不貸。絶請託。在江西奉御史楊茂元命捕盜、請曰、容。忘之。如。無。盜。者。踰。半。載。忽於冬至之日、遣方牛酒樂。掩其穴捕無遺。都御史李裕子、虐其鄉酷。發之得實。坐戍。罪其羽翼三十餘人。裕孚要結、不以子故見累。遷冢宰、故陞琦福建按察副使、未即任、罷官、琦歸、貧、鬻書自給。吳文定諸公重之、曰、冷落、古之遺直也。詔有司月廩之。

孫鼎、廬陵人、以進士歷御史、督學南畿、爾恭以親、不付代閱、雖盛暑集燈、亦焚香端坐。一字不遺。或曰、宴處披對。不

妨適意。何乃自苦。鼎正色曰。士人一生功名富貴榮辱此刻。空中有神鑒。不可不敬。

論曰、陳琦可以善武。孫鼎忠於隆文。

官塵

官塵、成化十六年、爲戶部員外、奉命勘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據界東宮莊戚曾莊內侍冒佔子粒十倍公家、塵出、內侍密要塵直東宮、請讀可得、塵發曰、以數萬人命易一官、詎豈爲之、至其地、偏集居人、指述故迹、以所佔盡歸於民、援例起糧、畝二升、同事者恐有所怵、塵曰、擬戶部、有害、吾獨當之、上從所勘、

論曰、莊田始憲廟、官戶部、擇一官易數萬人命、官不止於廉矣、領名史有進也已、

陳鉞

陳鉞，鄞縣人，以進士成化中歷都察院，出巡撫遼東。時太監汪直挾權威福，氣薰灼甚。欲親往遼東詗察國情。鉞聞之內慴，賂直所厚，為之餙過，又令自廣寧迎山海，所嘔將校，以勢脅里老，候直過，俯首伏地頌鉞功。直至廣寧，鉞便服褶侍從中，左右勤，唯直命。直喜，因由諸蕃怨、稱扛迎撫年學，併及同事馬文升，而被逮，係本，鉞文升戍邊，從保寧侯朱永破建州夷，蒙陞賞過當。先是，尚書余子俊嘗有疏劾鉞，鉞文升所使，既又越欲總督行邊，子俊又知鉞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不沮越。鉞與越皆直黨，而互相為如此。錄建州功，加

太監汪直章開錄米陳賊壁右都官旗壁者一千八十九人費
一千五百四人十六年六月給事中吳原劾奏遼東鎮監韋朗及
總兵緱謙巡撫陳鉞欺罔不忠柳逐罪罷御史強珍而掩
也而瘞兵氣奮激有御史許御等初珍忤鉞被逮直于御馬監
先行搒掠然後奏聞珍坐戍于是南京十三道御史徐鏞等六
科給事中韋敬等連疏戶部尚書殷謙諸不職不報十九年六
月大同巡撫郭鏜奏監直与大同總兵許寧生嫌隙恐直
之見讒直居第之相軋傑遇大敵擒不償事上始悟前定章不
安降勅切責謫直南京奉御內監尚銘初為直私人亦討直鉞与
戴縉皆飭嶽吳綬成遂而銘以貪肆褫職充南京淨軍

論曰、錢之才畧。大可度越諸。在陋巷。左右乎中。都有越可。無識也。止以黃阿監亘。而秉鐺毒人。幸登尊榰亘非。而一眚不振。其稅。未然。為不仁。者哉。

張芝李應禎

張芝，南直歙縣人，和州，以進士授評事，嘗歎曰，一職所欲有限。言而見聽，所裨益者廣。屢疏數爾，言禍福得失非所計，毋見施行。正德初，論時政缺失，急正心、修德、統、以收威柄、佛、祖業，通政司以疏中語大犯權倖，不敢進，舉小忌之，出為留學外省，有政績，卒又展其所經為

李應禎，南直長洲人，清介寡合，有中書試延為塾師，辭不赴。補中書，恥伍同官，乞改教職，正德中，各儒學奉旨不罵佛經，應禎上言聖學、儒崇、豈宜、傳、釋、異教，語切直，報聞，居家好古博學，喜面折人過，宦不達，卒之日，無以為殮，吏人

爲旨莫雜。

論曰。評事之職。與開國不同。奉行而已。識然所知不如進言。且孝廟納諫。故得遂其志。正德初政、便已煬及殄患。蓋言莫祿知敢切也。應積頗欲以蹇直行于正德之中葉扎。

陳智胡喬年

成弘間、陳智以進士歷都御史、性褊急、好楚撻人、一盥洗而七人侍、被披、額者、過半、或静坐、左右履声、輒、引跪、下、起、〻〻加責、蓋無日非怒目毒順之刻也。偶岸幘、脫髮、簪、自除剔左指甲、失簪地、移座覓之、怒簪、甚既、得、簪、以、抵、觸地者、數、口、喃〻、汝、可、惡、吾、當、折、汝、姑恕汝、渡簪之、氣平時、以前輩忍性之勸、削方木為戒尺、上刻戒暴怒三字、用自警、已怒發、全以方木代掌。扣。力。更。甚。掌。竟忘其戒。已悔之。曰吾取其便也。前掌或誤及。自。恐。其。痛。莫。訴。方木無此。故易忘。不如無扣。遂去尺、或暑月、裸坐堂皇、偶為蚊所囓、憤甚、碎。

左右快挐左右事慎智威舞走倉皇不知所以取論殊是、
如漏獄然之之公案不見什公然智氣易平公事不爲所累
崇禎中、儀真書生胡翁年生有笑癖幼極孫便不會哭向人
輒笑然未知所以笑也稍長讀書見戲弄小說或諧坐書室
大笑不止、間四座襟肩一張、口皆必瞪目竟日致驚從廚家
人每將古書新語等書盡匿不使近眼還自悔戒陪從諸人、
不得一字談笑最後得止笑一法笑劇時令人潜從其後不喜即
動搔其背者一、大呼胡某或僮僕侍聞其事急奔之前則笑止
論曰、七情喜怒其大分也而陳與胡偏受之然怒易平惡
不可已胡之所賦更異人相傳聞李、有微容七人、陳山澗

偶停舟、一人往覓所知、其人登岸閒遊、見地有菌鮮好。遂拾得。歸煮食之。其人食已。忽發。嘯不止。至於氣急顛狂。死。舟子但稍飲其汁。雖咲不至死。一人歸大駭。舟子言其故。山人云此咲菌也。有法解之。惜已後矣。舟子活。

胡爟

胡爟、弘治八年為戶部主事、天變直言、有曰、今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蝗。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是之大者。陛下深居九重。未之知耳。近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齋醮靡費財用。奉養各處番僧。耗蠹天下。不勝數。而士大夫昏夜乞哀于權奄貴戚。不以為恥。言官瞻前顧後。莫敢盡言。陰盛陽微。災異安得還弭。臣以稱任所而陰慝自消。疏入未下、人為爟深危已。而廣。鵬。果以賄敗由。爟。咎之。

論曰、是可為直言不諱者矣。至於重陽帝隱尤為迂

臣所難。莫從警已甚。昭德宮亦稍悛于中。為之解一面乎。

張綵

張綵、字　陝西人、弘治中進士、歷文選郎中、病歸驗服、被革。其芳薦于逆瑾、驟陞僉都、尚書吏部、嘗語瑾。諸司公餽。不取。於官庫。則斂。於小民。所當知之。瑾大開納察御史胡節斂餽且至、擒下。錦衣獄。抽死侍郎張鸞、少監李宣、指揮趙良、合餽銀二萬、瑾收其銀于承運庫。入官。宣良降黜。鸞致仕去。綵又言於瑾。公左右用事。多指名騙財壞事。瑾輙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亦似稍減。然在吏部一意勸瑾、同朝傾嫉之、郎中楊廷儀、劉宇黨也、綵初親信之、已漸疎。有所私求。輙不應。廷儀恚、譛綵于其兄廷和、故

事吏部推用大臣必謀之于內閣綵以事權在瑾輒忽之東陽為之不平及瑾被繫坐交結近侍符同奏啓罪輒適赦免死內閣後令改擬同劉瑾謀反綵死獄中仍挫其屍止流其子弟母妻于嶺南以反謀在矜疑也綵為部中時揚一清常薦之請練邊事後綵又薦一清同張永征反者寘鐇及瑾敗降南京奉御東陽不可張永曰有我輩在切慮已瑾上白帖哀乞衣覬上意上憐之與瑾故衣百件永惧始令科道合劾瑾坐瑾奸黨事連文臣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綵乃反劾東陽阿瑾事東陽與永謀改坐謀反律

論曰、綠蛆采陽一清咸濡已實多所救正爾不如李楊之幹濟大以是此中猶可自開而無氣之者又不若康海之大白於後世雖沉湛、其之也立身淄白之故豈不難哉

張熷

張熷以進士、正德中歷任御史、巡按浙江、是時權在內豎。畢真者以內官。出鎮江西。寧宸濠懷逆。深結真。密行大賄。改鎮浙江。意豫章動。兩浙亦煩難御。且以牽制。分天下兵勢。時濠謀露。意朝廷無人。不足難。以是其黨益肆。熷久疑真。會真飲熷西湖。熷亦意。不發。醉。而真醉。白眼西湖。指曰此當有見亮時節。熷問。熷然答。以他辭、亂之。于是日夜警真、出入。密察寺院外來游手。盤詰各庫驛伏。責武職操練戢警。期會無刻。悮門籥之禁。益戢守吏夫柝。不更要僭。久之、真下操文武五鎮議熷。故。以。祭。祀。公。務。遲。而悮。之。真以情

促。嘗不及。不得已偽言吳山上香。意覘營犒伏甲伺之。真究無所動。全浙文武不入誑誤者。犒之力也。濠敗。真以亂暱伏誅。

論曰。濠力能撼果真于浙。乃不能免張犒之為浙御。夫濠之跋扈拏也。真力能致濠全任以浙。乃不能制張犒。僕不工為浙御史。真之短於計也。

又曰。觀犒所為殺咲而消隱禍。論語云。不成人之惡。豈易以哉。功與名合。不為名而功在。更是一解。

劉能遷

劉能遷、臨江人、諸生、狡黠殺人、棄子衿、走代兄校尉、出入朱寧之門、寅緣至副千户、嘉靖初張桂以議礼見幸、朝士欲逐登之、能遷與武定侯郭勛百曲護璁桂、能遷登以例革、得復預脩足録、陞錦衣指揮、希掌印、璁不許、使人告璁、若不如我、欲我嚮若、璁怒曰、咄、由吾、吾不能由、從以能遷嘗自詡、使我得掌詔獄、豈容罷葦邏毆、故持之益堅、能遷遂疏璁三十事、以劾、上為不下、璁兇驕安奇忠之、坐妄言、杖四十死、

論曰、錢寧之門、豈有良校尉、蔑恩跡劾璁、能遷益不

能辨一口。在於達可知。在聰亦可知。雖然諉曲若。畢敬亦頗自持矣。

袁崇煥

崇禎元年七月、督師袁崇煥於平臺召對、自請假臣五年、東事可平、全遼可復、四閣臣撫、龍錫、道登、和訓、皆稱崇煥奇男子、崇煥自謂臣操縱方略、有程有則、有分有合、只須吏兵二部應手、還臣新餉六十萬、工部全應兵器、且云、以臣之力、應東事制有餘、調衆口則不足、上曰、朕浮言必不聽、則又要上一語、必信行之、閣臣云、此臣作縣官不入一錢耳、假以事權、撤王之臣、所佩尚方釼、與之、便宜行事、仍諭崇煥嚴明號令撫恤士卒、而文武同心、後在事無所見、止有詭致島帥毛文龍、殺之一節、文龍牽制不足、擅臣不察乃

術。責十一。罪不足以殺文龍。一凡事專恣、一妄報刘其析來奔驅數、一疏中語言不道、一侵盜邊海錢粮、一私市通外夷、一分札賜姓襲名、一奴客賞、一擅妝部將女為妻、一拘飢餓難民、一拜魏忠賢為父、結交近侍、一鐵山之戰掩敗為功、

按毛帥初島捷似倖、秪以朝無知兵、意欲藉之大恢復、不無溢美、遂使氣高、稍有擅動、從來邊將往往如是、果知其不當挹要、早加御移鎮重用、彼所部皆逸材、自能展一臂之用、而必殺之、在帝意以罪偏故、即閣臣錢龍錫意有崇煥、可無文龍、亦不定殺之、而崇煥以計斬發

場大臣專以壓帝者則無法矣其中不可問也且十一罪皆非不赦且萬無不再勘一鞫而究之理致使難民走活登萊以釀後變崇煥之罪雖能曲解以寬之或曰調文龍案隱如牆抗可殺也

韓如愈

韓如愈、字退如、南直興化人、崇禎十六以進士授給事兵科、時黨事紛紜、如愈中立、枉訟云見把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聯衆不着東西、方為君子、嘗疏劾山東總兵劉澤清、澤清切齒、澤清遣人贈帶謝、不納、且繳其使者、甲申、如愈奉命督漕、澤清使其標下楊國柱、半道殺之、朝廷不及問、劉侍郎疏劾澤清、及之。

論曰、澤清之素、大為士林所不可、觀如愈之抗疏、鑿鑿、豈克干城之寄、金陵建起、乃列四鎮、使以中興閫部事之寄任、吾不知其解矣、以兵報私仇、公義謂何、吾不責。

四。鎮。之。有。凖。清。貴。有。此。凖。清。于。四。鎮。者。

管紹寧

楊兆升

管紹寧號誠斋南直武進人生自病貌寢少極貧被大布若隸人見常詣城隍祠倚柱而歎祠有道士一見驚揖上座紹寧曰余往來祠市無低眉視者即不啻迺煩異數我道士曰恒神夢我明日有布衣郎吾祠毋以其貌忽收飯之蓄紹寧遂飯道士寒暑用自貧神許我為文益工益道士亦極禱紹寧之得如夢中一日也天啓丁卯秋闈道士為具行李聯捷廷對策々上呈策中偶書誠字欠一丁一丶上援筆為補之閣臣疑上所加意擬最勵一甲第三名授編修紹寧乃更遇道士曰若不信所夢紹寧者無賴矣崇

禎之季、歷南京司業、福藩立南都、以少詹拜禮部尚書、自
監國及登極諸儀禮、俱出其手訂、疏請上建文帝尊號紀
年。并落遜國諸臣方孝孺等。教坊司舊籍名。奉俞旨、無何
議大婚、詣蘇杭競上殊麗、留宮各以望幸、舉概不稱、騷數
月、紹寧請告去。乙酉五月、南都不守、常州亦從降、有湖健
者、起一呼數千、投書毘陵紳衿、函中自稱義士所致、亦無
它名、獨外載題云、上常郡鄉紳管諸位爺、以縱寇位尊、屈
第一、指也、徒者環攻四門。城破。入斬府署。久之不能守。事
敗死、知府姜開先初匿去、既出、借書函蹤跡諸紳、責鍰嚮
面質貽羞及楊兆升、荅詞稍失措。氣任直。無所剖為奇。他

日後警、閩先檄諸紳、共巡城、紳單與、時渴一冠髮曾從者紳掌作柔謝義而縱之已矣、閩先輒指爲叛、主縛之與兆升並肆市、長子賢書、次子貢生、及妻媳無存者、責遺孫甫十一齡、先一日偶至其婦翁陳震生家、不肯歸、若預知有次日難者、倖不死、兆升字升芝、萬曆壬戌進士、擢南禮科給事中、閩先責賕不遂、使私人狙擊之、血流被面、奔出東門、無敢寬之者、

論曰、南都乙酉、閩先百嘗館員、亦丐吏書、及臺省、酒誠齋潤色一語、誠齋以其素不應、閩先啣之久、時在治舊閩封、薛寀亦頗有不譽于姜者、姜曰、薛無用、不足慮、則

足慮在誠齋矣、晉楊志節無所著、而以其家殉然則名之為叛所累矣而湖健卒不得其名顧不名之為叛不得也湖健被執昂首就訊訊者曰若何弄兵兵大言兵汝且訊及其黨曰我義士從我皆義士死何懼與其黨皆誅矣盡

阮大鋮

丙戌魯敗，阮大鋮北歸，從征八閩，至衢，有黑內院者，事戎馬而好声賊，大率所謂邊關調也。大鋮以所製劇本春燈謎等上之，遇自誦，以阿黑能詞令。黑悅，思急顧大鋮，而傾老之。大鋮自誇克壯，至仙霞嶺，軍中率騎上，大鋮必牽馬步行，示矍鑠狀。百諭不從，至頂，腸斷，坐石，輒氣絶。按大鋮在越，以與馬比，擯不録，自分馬阮同呼，即北歸無倖，苦無活地，揄息浙東。余嘗蹕迎江口，得其家報，勸歸里。大鋮不顧，非知真自受其髮癩仰迴已也。或云士英死，百計乞憐，褫鞭，而白日有見，墮崖死。

論曰、楊維垣之引罪不足殺身、迺是無長、可活、不如死、猶欲以死欺人。阮大鋮之渡江、不是竜、罵、迺是無處做官。不如走、又淩以走。謀官欺不成、謀不成、徒死何益。曰句。屬校使于法司耳。

黃斌卿

黃斌卿字虎癡福建莆田人崇禎中為舟山參將屬鎮閩
總兵王之仁部下弘光初謀代之仁鎮閩不得遂與之
仁隙尋移鎮九江以征蠻將軍兩拒左師有功南都敗唐
王起八閩魯王監國紹興之仁入嚴兵魯而與渡斌卿乃
走閩以定策勳封肅虜伯鄭氏忌之斌卿儀表豐偉兩目
紅紫目睛吐音動聽力任北征事宜唐王心質伏之遂請
雜鄭以數百人屯舟山覘變南京監軍荊本徹敗崇明海
走斌卿乘危并其軍本徹見殺而魯國之仁奉魯命分師
舟山為掎角斌卿以無故禁不得入及丙戌魯敗走台州

之仁退入海、欲依斌卿、則偽請共擊叛將張國柱、忽反兵
內、叔之、仁、盡沉其眷、屬之、仁死、國、嗣監國自台州徙舟
山、斌卿、又不納、唐事壞、求勝伯鄭彩、奉監國入其營、屯上
璘州、乘王祈建寧之勝、破興化、攻福州、略外縣幾盡、戊子
三月、建寧敗、監國勢不競、會彩擅殺督義熊閩都、監
國東閩遊、保南田島、張名振者、故石浦遊擊、監國中扈蹕
海上、掛定西將軍印、常以水師戰崇明敗績、欲退休舟山、
斌卿意沮還、保監國、南田、合力破健跳所、曾進封定西侯、
遂勉與斌卿共事、松江內鎮吳聖兆北反、諧約舟山合應、
斌、卿、不預盟、及名振舟膠謀期、聖兆被殺、名、振渴、亂、都御、

史沈廷揚者代死計脫洩命南田而名振有故部阮進者
初海盜也久不善斌卿名振每語激進待畀曲舁舟山又
王朝先四川苗舍人歸朝授千總為諸流所累去斌卿父
以武職發四川叙部之尋守邵州國變後從之仁子鳴謙
守蛟關斌卿以父故部請于鳴謙鳴謙未可偶以鳴謙命
扁舟至舟山挾擊朝先墮水及據見斌卿佯驚吐舌親解
其縛禮以上客頌朝先性陳率而斌卿以況擊同防之朝
先鬱鬱不得志請移鎮鹿頸頭此海中里許山也去寧波
最近內地薙髮者率歸之衆至三千餘人走猴常百里朝
先有義姪黃大震者為斌卿部鎮南將軍得罪斌卿頗無

意即殺之而衆懼徵服即鹿頸求救朝先遂欲伏以報復以水師不足遂馳書南田邀阮進共事各換許之聖以大艦四十號至鹿頸揷盟奉魯監國直抵舟山祉卿以無濮唐命不能逆拒輕身上監國之舟將以地狹糧寡為辭監國溫諭斌卿伏聽朝先全大衆偽扳單撒突入猝及膪斌卿左右前已名振乃大言監國之來代書恢復青鹵尔部自應協力衆帖復以監國之命哭祭斌卿葬之以禮優養其妻孥部下陞當無分彼此是役也名振寔忠誠著欲尖監國為此家計久素鹵歆部五六千人稍稍設之或走故內地朝先意殺南鹵可自大而東以監國之命權歸名振中

志遂欲大露名振初主使狀另振恐發衆怒遂朋指朝先擅殺斌卿忌誼不救獨阮進持以健士晨叩朝先帳中朝先未衣富奪刀殺進數人勢不敵走閩部張肯堂邸肯堂請避入內室朝先倒身裸不肯入反與進鬭伏庭中罵倒地中鏢死朝先部前鋒掛印總兵張鵬子濟明與呂達紀踰堵墜城叛進膽把工勝寧波內地就救于北鎮張杰軍願以身為入舟山濟明曰陸師萬不冒水戰唯順風直抵舟山之麓身首裹牛皮綿絮可以當銃砲無患然進集巨艦當要路嚴守卒卯北師每出不利十月督師陳誓師必進無阻誤更三鼓為五鼓早發會大霧對面不見人南

風順獲、已過進所汛、不覺也。已登岸、進犯丹山望、其內邊、

論曰、肅國之疫而忌、無大志、荊監軍主帥國之被戮、頗為裨人所嗤、而我猶以怒詩三日、為肅國而生、豈猶不忘唐隆武之所遺歟。